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二辑

马克思的三大批判： 法哲学、政治经济学 和形而上学

Marx's Three Major Critiques:

Philosophy of Righ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Metaphysics

程广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二辑

马克思的三大批判： 法哲学、政治经济学 和形而上学

Marx's Three Major Critiques:

Philosophy of Righ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Metaphysics

程广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三大批判：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程广云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9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ISBN 978-7-300-26178-2

I. ①马… II. ①程…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1871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马克思的三大批判：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

程广云 著

Makesi de San Da Pipan; Fazhexue Zhengzhi Jingjixue he Xing'ershng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7 插页 3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6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庄福龄 罗国杰 靳 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陈先达 程恩富

顾海良 顾钰民 郭建宁

韩 震 郝立新 贺耀敏

侯惠勤 鲁克俭 梅荣政

秦 宣 石仲泉 吴易风

张雷声 郑杭生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言

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既是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主要视域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自我批判。“批判”是马克思经常运用的一个字眼，如“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运用这个字眼的。在康德哲学里，“批判”是对思想的根据的不断探讨，正如黑格尔所谓“反思”是深思、后思、对思想的不断再思想的含义一样。这样一种辩证法为马克思所发扬光大。因此，当我们谈论“批判”时，是应该将其与非批判、非反思的独断形而上学划清界限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为以某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某一“主义”，正是表明这一个人的思想构成了这一“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资源。近些年来，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越来越习惯于用马克思哲学来置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企图“回到马克思”，呈现所谓原初的、本真的、作为马克思的马克思。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将马克思与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因此拒斥马克思思想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就真正地扼杀了马克思。诚然，这个划分对我们澄清意识形态和学术形态的双重意义是颇有价值的。这里有两个态度：一是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一是学术形态上的“马克思哲学”态度。从意识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却沿着不同方向发展，每一方向都有专一性和排他性的特质。我们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后加上后缀（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等)，是因为我们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自身特色，这一特色是由时代背景、国情以及自身实践决定的。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诸如伯恩斯坦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國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现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信仰并不等于不研究。从学术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发展，但不是单一性的发展，而是多样性的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化的。这不仅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国情的差异，而且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就具有多个面向、多个维度，从而为多种解读方式、多种发展路径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甚至无限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或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只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值得辨析），虽然马列主义构成我们现有的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但并未穷尽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譬如，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三派，伯恩斯坦是右派，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是中派，列宁、卢森堡是左派；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划分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三派——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总起来说，托洛茨基比斯大林左一些，布哈林比斯大林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马尔库塞）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以其中一个派别为正统，以其他多个派别为异端。但是，在学术形态上，这里需要辨析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真理和谬误不是截然分立的，一个人掌握了一些真理，既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意味着与之区别和对立的其他人等于谬误。其次，虽然实践检验真理、谬误，但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此时此地是成功的，彼时彼地或许就是失败的。因此，检验应当是反复的和不断的，否则就是成王败寇。我们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存在和多元化发展的承认。当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们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诚然，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它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指导思想的单一性和一元化并不矛盾。

海德格尔说：“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

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東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①。

马克思政治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部门或一个领域，而是它的全部，或者，准确地说，是它的一个面向、一个路径。我们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历史哲学，与将其理解为政治哲学相一致。历史哲学是政治哲学的近义词，而实践哲学则几乎是政治哲学的同义语。只有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不兼容。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对应，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则与实践哲学（政治哲学）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表现，而后一方面表现则比前一方面表现更根本。

广义的政治哲学包括狭义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应当将其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中，置于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过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休谟和斯密，到康德和黑格尔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本书力图从整体上探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分别探析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哲学的三大批判，马克思的三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相对应^②，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正是在对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本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释并不停留在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原本中，而是努力依据当代国内外的理论和现实的成就予以推进。换句话说，这一解释是在特定语境下进行的，并不企图“回到马克思”“以马解马”。我们相信，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无限解释的可能性，我们所完成的解释只是沧海一粟。

马克思政治哲学，正如马克思哲学一样，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

^① 海德格尔. 路标.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401-402.

^② 自从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来，这样一个观点成为定论：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9-314。）

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不可超越的。萨特说：“在十七世纪后和二十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①“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之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②

但是，马克思的精神不是单一的或一元的，而是多样的或多元的。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③

①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上. 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

② 同①28.

③ 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何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目 录

引论 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合法性的理论论证	
——马克思政治哲学探析·····	1
政治哲学及其发展历程·····	2
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和范式·····	12
两种基本论证：实践论和唯物论·····	17
两个补充论证：阶段论和国情论·····	24
第1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和国家·····	2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国家主义·····	33
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社会主义·····	40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53
第2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私有财产 和共产主义·····	60
异化劳动：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	61
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	69
共产主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	73
第3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80
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	80
实践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	84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和玄学·····	88

第4章 《共产党宣言》的修辞和逻辑	100
《共产党宣言》的创作	102
《共产党宣言》的阅读	104
作为历史剧或思想剧的《共产党宣言》	106
第5章 从名词体系到动名词体系	113
唯物史观的动名词体系	114
唯物史观的名词体系	119
作为名词体系和动名词体系结合的唯物史观	122
第6章 唯物史观与社会系统论	127
从历史动力论到历史合力论	127
唯物史观：社会系统论	131
社会形态及其演变	134
第7章 阶级斗争学说与社会博弈论	138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138
阶级概念：经济范畴和社会范畴	140
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博弈论	145
第8章 《资本论》的叙事和逻辑	149
《资本论》：史诗级巨型文本的创作和阅读	150
《资本论》的叙事结构：物象-人格（拜物教等）	156
《资本论》的逻辑方法：现象-本质/偶然-必然（规律） （征候法等）	161
第9章 政治的生产和再生产	170
《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正义论	171
《资本论》的政治哲学：分工论	175
马克思社会所有权和社会所有制设想	183
第10章 劳动价值论与生态价值论	193
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价值论	193
生态价值理念：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密尔	19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	202
第11章 剩余价值论与知识价值论	206
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知识价值论	206
知识价值理念：马克思和熊彼特	210

未来学和符号政治经济学·····	216
第 12 章 唯物论的科学观和实践论的科学观 ·····	220
自然科学史和自然辩证法·····	220
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和科学·····	223
科学和伪科学·····	233
第 13 章 无神论的宗教观和实践论的宗教观 ·····	238
唯物论：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238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和实践·····	242
宗教和邪教·····	247
参考文献·····	251
后记·····	259

引论 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合法性的 理论论证

——马克思政治哲学探析

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基本背景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或“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它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政治共同的基本信念和根本的价值观念。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哲学研究已经形成风气，政治哲学成为所谓的“第一哲学”^①。政治哲学的种种热点，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哈耶克研究之于新自由主义，罗尔斯研究之于新左派，施特劳斯研究之于新保守主义，等等。在这种学术思想背景下，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者近年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这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提出了许多亟待从政治哲学高度来回答的问题，这一点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落实到民主政治建设上，其实就应当是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以及政治科学）为指导。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从理论上系统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进行中外政治哲学对话，从学理上澄清问题，阐明各种政治哲学立场，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国外政治哲学动态，推进国内政治哲学研究，这对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当代精神的政治哲学形态，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政治哲学问题主要不是政治问

^① 施特劳斯破天荒地提出“政治哲学”就是“第一哲学”（the first philosophy）。
STRAUSS L.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20.



题，而是学术问题——从哲学高度来关照基本政治理念问题。西方学界的一个偏见是中国大陆只有意识形态，没有政治哲学。所谓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分野在于是否充分诉诸人类理性，是否充分经过逻辑论证。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有利于通过了解中外政治哲学现状，推动我国政治哲学研究。

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一是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向其他政治哲学开放，探讨古典政治哲学、近代（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后者对前者的批判继承（借鉴）关系，推动马克思政治哲学和当代政治哲学（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的对话。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讨论中向其他政治思潮开放，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立场上认识和评价如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等政治思潮。至于将马克思政治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意义包括：应用马克思政治哲学为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提供辩护，为现存政治体制提出建议，而更根本和更重要的则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提供论证。反过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丰富、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政治哲学及其发展历程

政治哲学，顾名思义，是关于政治的哲学，但也可能是关于哲学的政治。“或以哲学为中心，去看待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或以政治为中心，去看待政治与哲学的关系。”^①“简言之，对政治哲学可作两种定义，一是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和处理政治问题，一是用政治的方式来研究和处理哲学问题。表现在概念上，前者是‘政治哲学’（die Politische Philosophie），后者则实际上是‘政治的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

^① 侯才. 导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及其继承//侯才，牟宗艳，李海星，张瑞芳. 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这两个定义的着重点显然是不同的：在前者那里，哲学是方法、手段或视角，政治则是对象、内容和目的；而在后者那里，事情就被颠倒过来，政治成了方法、手段或视角，哲学则成了对象、内容和目的。”^①这里的“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是根据当代美籍德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1948年初版，1963年修订补充）、《什么是政治哲学》（1949）两书中的观点分别提出的。

施特劳斯在对色诺芬《希耶罗》的研究中，提出了“两种生活方式”：“政治生活和致力于智慧的生活”^②，亦即僭主的生活和平民的生活，或者统治者的生活和智慧者的生活：一是政治的生活方式，一是哲学的生活方式。政治和哲学的分别，不仅在于政治是具体的、特殊的，哲学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在于政治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哲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固然哲学可以为政治服务，给予审视和引导；但是政治同样可以为哲学服务，给予保卫和辩护。政治生活方式与哲学生活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社群的，后者是个人的。因而“政治的”意味着进取的、辛劳的、务实的和合群的，“哲学的”意味着退隐的、闲暇的、务虚的和自足的。虽然二者都在追求卓越，但它们致力于不同方向。正是在雅典政制前提下，古希腊历史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这样的政治哲学转向。虽然苏格拉底之死证明了这种政制对哲学生活方式的压制，而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也未成为现实，但是这种政制没有强迫哲学成为“婢女”。然而，“政治的哲学”使哲学政治化，转向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相反，“政治哲学”使政治哲学化。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并不是“政治的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而是“政治哲学”（die Politische Philosophie）。

“意识形态（ideology，法文为 idéologie）一词最早由法国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发明，原意是表达如何形成一种抽象观念的理论。……所谓意识形态，是指那些可以成为政治、社会组织合法性根据和运作基础的观念系统”^③。“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通常把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根据和

① 侯才. 导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及其继承//侯才，牟宗艳，李海星，张瑞芳. 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② 施特劳斯，科耶夫.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 何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03.

③ 金观涛，刘青峰.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3-14.

指导社会行动的思想体系称为‘意识形态’。”^①换句话说，所谓意识形态是对人们政治行为、政治实践及其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论证和辩护，它跟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哲学并无二致。区分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论证和辩护的结构和模式是哲学化的，还是政治化的，当然它们亦非二分。但是，凡偏重于特殊利益和意志的，就是意识形态；凡侧重于普遍理性和逻辑的，就是政治哲学。

在政治哲学中，表象地看，哲学是一种理论，政治是一种实践——“政治实践”。但是，实质地看，实践也是一种理论，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理论实践”（包括“科学的”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与“经验”实践、“技术”实践、“意识形态”实践这种一般实践形态相对应）。这是阿尔都塞的观点。阿尔都塞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哲学（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对象的意义）没有任何对象（object），只有赌注（enjeu）；哲学不生产知识，只陈述论点（Thèses），等等。针对科学与政治实践的种种难题（problèmes），它的论点开辟了通向正确立场（un position juste）的道路，等等。”^②

在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时，施特劳斯指出：“政治哲学是一个更大整体——哲学——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在‘政治哲学’这一表述中，‘哲学’表示处理的方式：这种处理既追究底又包罗万象；‘政治的’既表示主题又表示功能：政治哲学以一种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方式处理政治事宜；因此，政治哲学的主题必须与目的、与政治行动的最终目的相同。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人类的各种伟大目标：自由以及政府或帝国——这些目标能够提升所有人超越他们可怜的自我。政治哲学是与政治生活、非哲学生活和人类生活最

①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

②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上。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4。另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57-159。阿尔都塞反对经验主义，倾向理性主义。他说：“理论实践就是它自身的标准，它本身包含着验证它的质量合格的明确记录，也就是说，包含着科学实践的产品的科学性标准。”（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0。）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它自身的标准”，无须实践标准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否为真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上。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42。）

近的一个哲学分支。”^①但是，与其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不如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面向。好比教师是这个人的面向，学生是那个人的面向，无论作为教师还是学生、父母还是子女、丈夫还是妻子、每一男人或者女人都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这就叫作“面向”；而头脑、心脏则是任一个人的部分，这就叫作“分支”。

对政治领域中的事物，我们不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又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政治哲学的努力也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因此，政治哲学本身并不是中立的，它的目的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好的或善的社会制度。

政治哲学既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也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是对政治观念的反思或阐释，而政治观念则是对政治的基本法则或要素的印象、意见、幻想等。政治理论是对政治状况的反思和政策建议，它最终要诉诸为公众意见或舆论所认可的原则。一切政治哲学都是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反过来说，所有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并非都是政治哲学。可以说，政治哲学和一般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的关系就是知识和意见的关系。政治哲学原本就是政治科学。但是，随着哲学与科学的分野，即现代自然科学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哲学权威地位的丧失，也就有了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与非哲学的政治科学的分野。可以说，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关系就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根据，而价值判断则重构事实判断。

总之，政治哲学是一种由价值判断及其标准所构造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所提供的价值判断及其标准旨在评判政治事物（行为、实践、规范、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语。所谓“合法性”偏重于程序层面，取决于相关行为主体的承认，首先并且主要不是指合人为法或人定法之类的低级法，而是指合所谓自然法或所谓神定法之类的高级法。所谓“正当性”侧重于实体层面，是对合法性的补充，指在诸多合法性相互冲突的情况下

^① 施特劳斯. 什么是政治哲学. 李世祥,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2.